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詩緝卷八

宋 嚴粲 撰

鄭 國風

譜曰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内咸林之地是為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為幽王大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為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不敢不許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鄔蔽補丹依疇歷華君之土也修典刑以守之

惟是可以少固桓公從之後三年幽王為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馬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又作卿士國人宜之鄭之變風又作○疏曰謂濟西洛東河南頴北八國皆在四水之間若克虢鄶二邑則其餘八邑自然可滅食謂居其土而食其水也對上鄶風已作故云又作○朱氏曰鄭桓公食於西都畿內之鄭邑今華之鄭是也其後又得虢鄶之地施舊號於新邑則今鄭是也又曰鄭聲之淫有甚於衛矣故夫子論為邦獨以鄭聲為戒葢舉重而言也○程子曰廢法失道則王畿之內亦不能保鄭本畿內之封因周之衰遂自為列國故次以鄭○前漢地理志曰鄭俗淫季札聞鄭之歌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自武公後二十三世為韓所滅

魏文侯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葢鄭衛皆淫風而鄭

尤甚

緇衣緇音資美武公也疏曰武公掘突桓公友子索隱曰名滑突滑一作掘音鶻父子竝為周司徒疏曰父謂武公父桓公友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朱氏曰周人作是詩○詩記曰若鄭人所作何為三章皆言適子之館兮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曰鄭武公詩平王時○詩記曰好賢如緇衣所謂賢即武公父子也講師誤以為武公好賢遂曰有國善善之功焉失其旨矣

說者多以此詩為鄭人所作謂周人之詩當在王風非也破斧伐柯九罭狼跋皆周大夫所作而附於豳

此武公入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周人善之而作此詩耳周人愛武公欲其常為卿士至其子莊公不克肖其德周人遂畀虢公政而緇衣之意替矣

緇衣之宜兮傳曰緇黑色卿士聽朝之正服也○疏曰冬官鍾氏言染法三入為纁五入為緅七入為緇注云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為緅又復再染以黑則成緇緇衣即士冠禮所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是也諸侯與其臣服之以日視朝故禮通謂此服為朝服纁音熏緅音鄒○曹氏曰玉藻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内朝是天子常服之服用皮弁諸侯常服之服用羔裘玄冠也皮弁以白鹿皮為冠以狐白皮為裘以素錦為衣而裼之其上加朝服十五升白布為之衣冠同色故也羔裘以緇布

為冠以黑羊皮為裘以緇布為衣而裼之其上加朝服十五升緇布為之其裳皆素凡朝服君與卿大夫同今天子之卿而服緇衣者蓋既朝於天子而退治事則釋皮弁而服緇布衣以聽其所朝之政也裼音錫

敝予又改為兮敝音弊本又作弊適子之館兮傳曰館舍也○李氏曰言諸侯各有館舍也還予授子之粲兮還音旋○王氏曰粲粟治之精者○朱氏曰漢有白粲之刑給春導之役

武公之賢周人愛之故作此詩言武公為王卿士而服此緇衣也甚宜德稱其服也此衣若敝我周人當為子更為之願其久於位矣我適汝武公所寓之館

以其自鄭而至省問其舍止之安否也既見之而歸我又取米之精者以遺之猶白飯青芻之意也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疾武公以諸侯入為卿士宜周人之所疾忌今稱譽之願望之親往省之又即饋遺之且不以麤糲進也（糲辣厲二音）拳拳如此豈非好賢之至乎

○孔子云於緇衣見好賢之至（孔叢子）又云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禮記緇衣）緇衣之詩繾綣殷勤可謂好之之至故曰好賢如緇衣巷伯之詩欲取讒人投畀豺

虎豺虎不食則投畀有北有北不受則投畀有昊可謂惡之之至故曰惡惡如巷伯詩之好賢惡惡者多矣獨舉二詩以其至者言之也

緇衣之好兮傳曰好猶宜也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緇衣之蓆兮蓆音席○程子曰蓆舒安之義服稱其德則安舒○傳曰蓆大也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緇衣三章章四句

將仲子（將音鏘）刺莊公也（疏曰莊公寤生武公掘突子）不勝其母（勝音升）以害其弟（疏曰弟名段字叔）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祭音再）小不忍以致大亂焉（曰鄭莊公詩平王時○左傳隱元年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不如早為之所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請除之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於廩延子封曰可矣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於

鄢公伐諸鄢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丕音罷大音泰鄢音於晚於建於然三音共音恭子封公子呂也○補傳曰將仲子之序與左氏合信乎詩序經聖人之手而左氏之好惡與聖人同也○穀梁曰何甚乎鄭伯甚鄭伯處心積慮成於殺也○公羊曰曷為大鄭伯之惡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胡氏曰用兵大事也必君臣合謀而後動則當書國命公子呂為主帥則當稱將出車二百乘則當稱師三者咸無稱焉而專目鄭伯是罪之在伯也猶以為未足又書克段于鄢克者力勝之辭不稱弟路人也于鄢操之為已蹙矣姜氏當武公存之時當欲立段矣公既沒姜以國君適母主乎內段以寵弟多才居乎外國人又悅而歸之莊公恐其終將軋已為後患也故授之大邑而不為之所縱使失道以至於亂然後以叛逆討之則國人不敢從姜氏不敢主而大叔屬籍當絕不可使居父母之

邦此鄭伯志也

莊公克段之事左氏以為譏失教此詩後序以為小不忍皆責之也輕穀梁公羊及胡氏深誅其心以為大惡後之說詩者祖其意以後序為非且謂詩人探莊公之心在於殺段而託諸父母諸兄國人以為說兾以稔成其惡耳竊謂此駁後序未盡莊公之惡則然而說詩之本意則未也叔段舊有奪嫡之謀莊公固以不能釋然于懷矣而又挾材武怙母寵結羣小

将不利於宗國此莊公之所深忌也請制弗許請京與之迫於母意不得已焉耳始答祭仲曰多行不義必自斃繼答公子吕曰無庸将自及至公子吕又言之則曰不義不暱厚将崩蓋挾數用術為秋實黄落之計設心不仁矣觀段之淺露為羣小所縱臾而欲謀宗國何能為者邪固易之矣及段将襲鄭公曰可矣蓋幸其釁自彼作謂人不得以議我豈有涕泣而道之之意哉公固非不忍者然春秋乃聖人褒貶之

法變風乃國人諷諫之辭不可以並論也此詩止以公與祭仲有殺段之謀故設為公拒祭仲之辭以天理感動之公論開悟之耳如此則不失詩人溫柔敦厚之旨

將仲子兮傳曰將請也仲子祭仲也○曹氏曰仲子祭仲足也祭其氏也名仲而字仲足無踰我里傳曰踰越也里居也二十五家為里無折我樹杞疏曰杞柳屬○陸璣曰生水傍樹如柳葉麤而白木理微赤其材堅韌今人以為車轂韌音仞○今曰樹杞猶言杞樹耳杞桑檀皆美木以喻兄弟○三杞考見四牡豈敢愛之畏我父母疏曰於時其父亡與母連言之耳仲可

懷也今曰懷念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祭仲之謀迫而淺欲速去其偪曰早為之所莊公之謀狡而深故養成其惡曰子姑待之公與祭仲皆欲致段於死地所爭遲速之間耳公非拒祭仲也國人知公與祭仲有殺段之謀乃反其意設為公拒祭仲之辭以諷之謂公若曰請仲子無踰越我所居之里無損折我美樹之杞喻無入我家而害我兄弟也我豈敢愛段而私之哉乃畏我父母也仲子之言固可

念也然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公未嘗有是言也而詩人代公言之若謂公之已踰者諷公縱不愛段獨不畏父母乎蓋譎諫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呂氏曰孟子云樹牆下以桑則桑在牆下也豈敢愛之畏我諸兄傳曰諸兄公族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諷公縱不愛段獨不畏公族之義乎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傳曰園所以樹木也○疏曰園者圃之藩故其內可以種木也無

折我樹檀傳曰檀彊韌之木。疏曰檀材可以為車。陸璣曰檀木皮正青滑澤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諷公縱不愛段獨不畏國人之多言乎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處音杵。曹氏曰滎陽故東虢國也有京水索水楚漢戰於京索之間即其地也京邑在滎陽縣東敖倉鴻溝在縣西官渡在中牟皆古戰爭處制即成臯舊虎牢也索師古音求索之索繕甲治兵繕音擅。箋曰繕之言善也甲鎧也鎧音慨韻又音愷。今曰繕補也繕甲修治之意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說音悅。曰鄭莊公詩平王時

二叔于田皆美叔段之材武無一辭他及而首序以為刺莊公蓋與春秋書鄭伯克段譏失教之意同首序經聖人之手矣說詩不用首序則二叔于田皆為美叔段椒聊為美桓叔叔段桓叔可美也乎哉此詩言段出田而京邑之黨相媚說以從之耳後謂國人說而歸之非也鄭師臨其境京人亦叛之矣

叔于田傳曰叔大叔段也田取禽也大音泰○箋曰于往也巷無居人傳曰巷里塗也○疏曰里內之途道也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洵音荀○箋曰洵信也

段好田獵馳騁其黨諛說之謂叔之往田獵也人皆從之里巷之内無復居人豈盡無居人乎雖有居人但不如叔之信美且仁也段豈真美且仁哉其黨私之之言猶河朔之人謂安史為聖也詩人之意謂段之不令而羣小相與縱臾如此必為厲階以自禍莊公曷為不禁止之乎故序曰刺莊公也

叔于狩音守○傳曰冬獵曰狩　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叔適野箋曰適之也郊外曰野巷無服馬箋曰服馬猶乘馬○今曰易繫辭服牛乘馬

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曹氏曰言其有藝也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大叔于田大如字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好去聲不義而

得衆也曰鄭莊公詩平王時○蘇氏曰二詩皆曰叔于田故此加大以別之非謂段為大叔也然不知者又加大于首章失之矣

兩叔于田其三章章五句短篇者止曰叔于田其三

章章十句長篇者加大以別之采詩之初未有序故

於首章加大後有序因存而不去猶書序作堯典之下復有堯典二字存其舊也公子呂云厚將得衆謂其所憑者厚則羣小將以利合也序祖其說以為得衆非謂其真能得人心也

大叔于田乘乘馬 曰上乘如字駕也下乘去聲四馬也 執轡如組 朱氏曰轡今之韁也。錢氏曰組文五采相間手執六轡如組之文言其齊比。今曰疏謂織組者總紕於此成文於彼御者執轡於手馬騁於道言如織組之為不若言如組之文為簡徑也紕必二反 兩驂如舞 箋曰在旁曰驂。傳曰驂之與服諧和中節。董氏曰五御之法有舞交衢者蓋詩所謂如舞也服制於衡不得如舞其

言舞者驂也　叔在藪傳曰藪澤禽之府也○疏曰澤水所鍾水希曰藪鄭有圃田此言藪圃田也

火烈具舉令曰烈如載燔載烈之烈謂以火焚烈之也孟子益烈山澤而焚之大司馬注火獘火止也春田用火因焚萊除陳草皆殺而火止○曹氏曰王制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故爾雅謂火田為狩惟冬田乃用火耳若夫刈草以為防驅禽而納諸防中然後焚而射焉則四時之田皆然也○傳曰具俱也襢裼暴虎襢裼音但錫但上濁也○傳曰襢裼肉袒也○疏曰李巡云脫衣見體曰肉袒獻于公所

將叔無狃將音鏘狃音紐○傳曰狃習也○朱氏曰國人謂之戒其傷女音汝

上篇叔于田段在京自出田也此大叔于田段在鄭從莊公出田也叔之從公往田也駕一乘之馬矜其

多能代御人御自執馬轡如組文之齊比其兩驂之
馬如舞者之中於樂節皆見其善御也叔在林藪禽
獸所聚之地以火烈而焚之同時皆舉叔乃襢去裼
衣徒手搏虎以獻于莊公國君介弟之貴而氣習如
此見失教矣莊公不教誨禁止之其私昵之黨乃致
媚愛之辭曰請叔無狃習此事數數為之恐其或傷
汝也莊公為可刺矣○舊說執轡如組叔之御人下
文又良御忌乃言叔身善御自為支離也正以叔執

轡如組為善御耳

叔于田乘乘黄傳曰四馬皆黄兩服上襄箋曰兩服中央夾轅者襄駕也上駕言為衆馬之最良也○朱氏曰馬之上者為上駕猶史所謂上駟也○今曰終日七襄兩驂鴈行音航○疏曰兩驂與服其首差退如鴈行之有次序叔在藪火烈具揚傳曰揚光也○疏曰言舉火而揚其光也叔善射忌音記○傳曰忌辭也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控空之去○朱氏曰抑發語辭○傳曰騁馬曰磬止馬曰控○補傳曰騁馬曰磬謂使之曲折如磬也止馬曰控謂有所控制不逸也○今曰令人稱馬韁為磬控抑縱送忌朱氏曰舍拔曰縱拔音跋

兩服馬皆上駕其馬最良也兩驂馬如鴈行其首差

退也既言叔良御忌遂言其能磬以騁馬控以止馬則馬之進退惟其意所以實其良御也既言叔善射忌遂言其能後手㧙而縱㧙音蕝子悦切前手攧而送則矢去勁而有力所以實其善射也○縱放箭也送送箭也今射者云前手攧後手㧙攧即送也㧙即縱也舊說從禽曰送今不用

叔于田乘乘鴇音保依字作鴇○釋獸曰驪白雜毛曰鴇○釋曰毛色黑白而復有雜毛相錯者名鴇今所謂烏驄兩服齊首傳曰馬首齊也兩驂如手箋曰如人左右手之相佐助也

叔在藪火烈具阜傳曰阜盛也叔馬慢忌傳曰慢遲也叔發罕忌

抑釋掤忌掤音冰○傳曰掤所以覆矢○疏曰昭二十五年左傳云公徒執冰而踞字異音義同箭筩蓋也筩音同箭室也○今曰用矢則舉掤以開筩既用則納矢筩中釋下其掤以覆筩也抑鬯弓忌鬯音暢○傳曰鬯弓弢弓弢音滔弓衣也○疏曰鬯者盛弓之器鬯弓謂弢弓而納之鬯中鬯韻作韔注云弓衣也

田事既畢則叔馬行遲矣叔發矢希罕矣釋掤以覆矢矣以鬯鬯其弓矣言其從容得意如庖丁解牛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也亦

可想叔段洋洋之意矣○段有不義之謀兄弟之間人所難言詩人優柔之意但言段矜能恃勇暴虎以獻氣陵其兄私黨諂事甘言媚說方且踴躍馳騁不能自已從容畢事意氣自得其氣習輕揚麤暴如此殆非令終之器所謂智伯射御足力則賢而以不仁行之者也公何為不早禁止之乎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清人刺文公也疏曰文公踕厲公突子踕音捷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

好去聲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惡烏路反遠去聲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將去聲竟音境陳其師旅翶翔河上久而不名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疏曰鄭之公子名素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曰鄭文公詩平王時。疏曰春秋閔公二年冬十二月狄入衛鄭棄其師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其渡河侵鄭故使高克將兵於河上禦之公子素作詩以刺之。胡氏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殺生予奪惟我所制耳使高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退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亦可也烏有假之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卒伍離散而莫之卹乎然則棄師者鄭伯乃以國稱何也二三執政股肱心膂休戚之所同也不能進諫于君

協志同力黜逐小人而國事至此是謂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馬用彼相矣春秋書曰鄭棄其師君臣同責矣

春秋經書鄭棄其師罪文公也與首序合

清人在彭傳曰清邑也彭衛之河上鄭之郊也○箋曰清者高克所帥衆之邑也駟介旁音絣○箋曰駟四馬也○傳曰介甲也○疏曰旁旁然不息○今曰北山王事傍傍字異音義同二矛重英重平聲○箋曰二矛酋矛夷矛也○疏曰考工記云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注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魯頌以矛與重弓共文弓無二等直是一弓而重之則知二矛亦一矛而有二故彼箋云二矛重弓備折壞直是酋矛有二無夷矛也○英傳曰矛各有英飾也○疏曰經言重英嫌一矛有重飾故云各有英飾

言其各自有飾竝建而重累魯頌說矛之飾謂之朱英則以朱染為英飾河上乎翱翔載驅傳曰翱翔猶彷徉也彷徉音旁羊○錢氏曰如鳥之翱翔也高克所率清邑之人在於河上之彭地狄去無事乃使四馬被甲驅馳旁旁然不息其車之上建酋矛夷矛長短不同其英飾相重累翱翔於河上之地何為者耶詩意謂彼既無事不召之使還將潰散矣永嘉鄭氏曰夫擁大衆於外而無所事不為亂則潰散爾

清人在消傳曰消河上地也駟介麃麃音標○傳曰麃麃武貌二矛重喬

毛音橋鄭音驕○傳曰重喬累荷也○釋文曰荷舊音何謂刻矛頭為荷葉相重累也沈胡可反謂兩矛之釋相負荷也○疏釋毛曰喬高也以矛建於車上五兵之最高者也而二矛同高復有等級故謂之重喬謂此二矛刀有高下重累而相負揭○箋曰喬矛矜近上及室題所以縣毛羽縣音玄○疏釋鄭曰矜謂矛柄也室謂矛之銎孔襄十年左傳曰舞師題以旌夏杜預云題識也矛題者表識之言箋曰喬者矛之柄近於上頭及矛之銎室之下當有物以題識之銎音如芎識音志

河上乎逍遙 錢氏曰逍遙行樂也

清人在軸 音逐○傳曰軸河上地也○疏曰彭消軸皆河上之地久不得歸師有遷移三地亦應不甚遠相

駟四介陶陶 音道○傳曰陶陶驅馳之貌

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去聲○箋曰左人謂御者右車右也中軍將也○疏曰左傳成二年說晉之伐齊云郤克將中軍解張御鄭丘緩為

右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絶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張侯即解張也郤克傷矢言未絶鼓音是郤為將在鼓下也張侯傷手而血染左輪是御者在左也此謂將之所乘車耳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御不在左也解音蟹殷於閑反

師久不歸厭其處則復遷故自彭而消自消而軸翺翔徧於河上之地既閔暇無所作為乃使在左之御者習旋其車車右勇力之士抽兵刃以習擊刺將居中央為容好而已遊戲以自樂也〇一説好如字左軍旋而歸右軍抽而退皆已逃散唯中軍高克所自

將雖作好而彊留亦不能久也亦通

清人三章章四句

羔裘刺朝也朝音潮 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風音諷○鄭曰鄭莊公詩在平桓之間○箋曰朝無忠正之臣故刺之

或謂檜羔裘專刺其君唐羔裘專刺其臣鄭羔裘兼刺君臣按此詩言豹飾止是臣下之服舍命不渝及邦之司直邦之彥兮皆臣事也止當為刺在朝之臣

羔裘如濡疏曰緇衣羔裘諸侯與其臣服之以日視朝也○傳曰如濡潤澤也○今曰霑濡也洵

直且侯歐陽氏曰洵信也○韓詩曰侯美也彼其之子其音記○朱氏曰其語助辭舍命不渝舍音赦○傳曰渝變也

言古之君子服羔裘之衣其色潤澤如濡濕之信其直而且美謂德稱其服也美其有德故謂其裘若有潤澤喜慕之辭也直者大公至正之謂也充實之謂美直而且美則養其剛大而至於充實矣命者天之所以賦予於我者舍則居之而安也人惟不安於命所守不固故不能剛大充實彼古之君子能安於命

臨利害而不變所以直而美也稱彼所以譏此也

羔裘豹飾傳曰豹飾緣以豹皮也緣去聲○疏曰君用純物臣下之故袖飾異皮孔武有力傳曰孔甚也彼其之子邦之司直傳曰司主也○令曰猶屠蒯言女為君耳將司聰也之司

言古之君子服其羔裘而豹皮為袖之緣其人甚武而有力然非賁育之謂也繼言彼其之子可以司國之直謂敢行禮義不畏彊禦斯以為孔武有力也司直謂直道之宗主官名多稱司言主掌之也

羔裘晏兮錢氏曰晏安也三英粲兮傳曰三英三德也○箋曰剛克柔克正直也○朱氏曰粲鮮明貌彼其之子邦之彦兮傳曰彦士之美稱

羔裘晏兮言德稱其服故服之而安猶云緇衣之宜兮三英粲兮言三俊為國光華也○三英或以為裘之英飾前後有三如五紽五緎五總之類只是臆度無文可據毛氏以為三德或疑牽合於三之數今考立政三俊注以為剛柔正直英即俊也毛氏之説有源流矣此詩每章第二句皆言德美知三英非言英

飾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鄭曰莊公詩在平桓之間○詩記曰武公之朝蓋多君子矣至於莊公尚權謀專武力氣象一變左右前後無非祭仲高渠彌祝聃之徒也君子安得不去之乎○曹氏曰莊公殺弟幽母加兵於天子其失道多矣失道之君胡可與久處宜君子之去之也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是以身死而國亂至於公子五爭兵甲不息有由然也

鄭莊克段誓母交質之事在平王時鄭莊前二十四年交惡

歸祊繻葛之事在桓王時鄭莊後十九年入春秋首惡也羔

衺遵大路女曰雞鳴三詩之時無以明之疑而繫之平桓之間毋質也舊圖列之莊王誤矣鄭莊卒於桓之十九年不及莊王之世

遵大路兮傳曰遵循也摻執子之祛兮摻音糝祛音驅○傳曰摻擥也○今曰擥韻亦作攬釋云擥持也祛袖口也祛袂之祛從衣祛去之祛從示祛解見唐羔裘無我惡兮惡烏路反不寁故也寁子感反從韻○傳曰寁速也○今曰速猶言倉卒也

莊公失道君子惡之遵循大路而去其國人欲攬持其祛袖以留之曰子無惡我而不留不可倉卒於故舊也謂棄去之速也不言其惡莊公而以為惡我婉

辭也言故舊以先君之義諷之庶其或留也此詩止惜賢者之去而莊公身不行道爲君子所棄可見矣大路非隱僻之所而君子遵此以去觀瞻所繫衆所共惜莊公不留之乃使國人欲留之是可刺也曹氏曰申公白生彊起穆生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即此詩欲留君子之意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䰢兮䰢毛音雠鄭音醜○傳曰䰢棄也○箋曰不寁好也好去聲○蘇氏亦惡也曰好舊好也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說音悅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好去聲○曰鄭莊公詩在平桓之間

古者夫婦相警以勤生又能同心以親賢是好德而不淫於色也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詩記曰昧晦也旦明也昧旦天欲旦晦明未辨之時也列子曰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傳曰言小星已不見也將翺將翔令曰翺翔雍容和緩之意弋鳧與鴈弋音翼鳧音符○箋曰弋繳射也繳音灼疏曰謂以繩繫矢而射也繳謂生絲為繩也○曹氏曰鳧鷖解曰鳧野鶩○解見鳧鷖

此詩述夫婦相警之辭始婦警其夫曰雞鳴可興矣夫曰姑俟昧旦也婦又警其夫曰子宜興而視夜之如何蓋小星已不見唯明大之星爛然天將曉矣方將雍容翺翔而往弋取鳧鴈而歸早則從容晏則忽遽起不可以不早也○蘇氏以明星為啓明蓋今俗所謂曉星也毛氏謂天將曉則小星不見惟明大之星爛然雖不指為啓明然將曉而明大者惟啓明耳至陳東門之楊明星煌煌但言夜深則星明又不必

專為曉星矣

弋言加之蘇氏曰加中也史記云以弱弓微繳加諸鳧鴈之上與子宜之朱氏曰和其所宜也內則云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婦人謂其夫曰子弋射鳧鴈加而中之我當與子和其滋味之所宜既和其所宜以之飲酒相樂期于子以偕老飲酒之時琴瑟在於侍御莫不安靜而和好言夫婦相愛之意也朱氏曰射者男子之事而中饋者婦人之職也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傳曰雜佩者珩璜琚瑀衝牙之類音行黃居禹○朱氏曰珩佩之上橫者也下垂三道貫以蠙珠璜如半壁繫於兩旁之下端琚如圭而兩端正方在珩璜之中瑀如大珠在中央之中別以珠貫下繫於璜而交貫於瑀復上繫於珩之兩端衝牙如牙兩端皆鋭橫繫於瑀下與璜齊行則衝橫出聲也○箋曰贈送也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傳曰問遺也遺音位○疏曰曲禮云凡以苞苴簞笥問人者左傳衛侯使人以弓問子貢皆遺人物謂之問知子之好之好去聲雜佩以報之

婦語其夫謂知汝所招來而新相知者吾將解雜佩以贈送之知汝所和順而莫逆於心者吾將解雜佩

以遺問之知汝所好慕而尊敬之者吾將解雜佩以報答之雜佩難得之物未必常有特言苟有賢者之至當有以結其歡心而無所愛於服玩之物此由其夫好德故其妻能奉承其意也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尺奢反刺忽也疏曰昭公忽莊公寤生世子祭仲逐之而立突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忽常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妻音砌齊女賢而不取音娶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

刺之曰鄭昭公初立詩桓王時○疏曰桓六年傳曰北戎侵齊齊侯乞師于鄭鄭大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于齊是大子忽嘗有功於齊也傳又云公之未昏于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大子忽大子忽辭人問其故大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君子曰善自為謀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大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人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如左傳文齊侯前欲以文姜妻忽後復欲以他女妻忽再請之此言齊女賢而忽不取謂復請妻者非文姜也妻音砌○廣漢張氏曰忽之不昏于齊未為失也而詩人追恨其失大國之助者蓋見忽之弱為甚追念其資於大國或有以自立此國人之情也蓋忽者先君之世子其立也正故其始也

國人見其逐而憐其無助耳

突挾宋之援以逐忽故國人惜忽之無援而作此詩也春秋桓五年經書鄭忽出奔衛以其失國故不稱子十五年經書鄭世子忽復歸于鄭以其歸國故稱世子以其終失國出入皆不稱鄭伯此首序稱忽轝鼓稱州吁墓門稱陳佗皆用春秋書法知經聖人之手矣

有女同車傳曰親迎同車也○疏曰士昏禮云女始乘車壻御輪三周是同車也顔如舜華如字○傳曰舜木槿也○釋草曰椵木槿櫬木槿椵音假○樊光曰別二名也其樹如李其華朝生暮落

○陸璣曰五月始華故仲夏月令云木槿榮○山陰陸氏曰取瞬之義○曹氏曰舜華易落而無實以況有色而德不稱焉

將翺將翔令曰翺翔雍容和緩之意佩玉瓊琚解見衛木瓜彼美孟姜傳曰孟姜齊之長女也疏曰他女必幼於文姜未必實長假言其長而美之洵美且都洵音荀○箋曰洵信也傳曰都閑也○疏曰都者美好閑習之言司馬相如上林賦云妖冶閑都

忽以弱見逐國人追恨其不取齊女言忽所取他國之女行親迎之禮而與之同車者特取其色爾此女色如木槿之華朝生暮落不足恃也而今也且翺且翔於此佩其瓊琚之玉徒有威儀服飾之可觀而無

益於事也曷若彼美好齊國之長女信美而且閒雅向来忽若取之則有大國以為援而不至於見逐矣○舊說以有女即孟姜其文重復彼乃别指之辭有女同車指忽所取者彼美孟姜指忽所不取者忽之辭齊昏也祭仲曰君多内寵子無大援將不立正此詩之意也

有女同行錢氏曰同以車行也顔如舜英傳曰英英華也將翺將翔佩玉將將音鏘○釋文曰將將玉佩聲彼美孟姜德音不忘德音解見假樂

言齊女有賢譽至令使人不能忘恨不取之也車舝德音來括言其有賢譽此言德音不忘即所謂齊女賢而不取也詩記曰不借助於大國而自求多福忽非奮然誠有是志也蓋其為人淺狹而多所拘攣暗滯而動皆疑畏浮易而不知審量孑孑然以文義自喜而國勢人情與其身之安危皆懵然莫之察也適足以取亡而已矣使忽誠有是志而深求其實則質之弱固可彊而所以持國者固無待於外助也惟其為善有名而無情所以卒見嗤於祭仲而為詩人所閔此功利之說所以多勝而信道者所以益寡也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今曰鄭昭公詩桓莊之間疏以山有扶蘇蘀兮狡童三詩為忽後立時事則為莊王時然未有以明之

為君在辨君子小人而已忽闇於知人所美之人非真美也

山有扶蘇傳曰扶蘇扶胥小木也。疏曰釋木無文毛當有以知之未詳其所出也隰有荷華如字。傳曰荷華扶蕖也。釋文曰未開曰菡萏已發曰芙蓉菡酣之上濁頷撼同音萏談之上濁禫髧同音不見子都釋文曰都美也。傳曰子都世之美好者也乃見狂且。沮之平傳曰狂狂人也且辭也

興也山有扶蘇之小木樸樕不足道喻幺麽之小人此非美也隰有扶蕖之名華自拔於汚泥之中喻修絜之君子此美也美惡本不難見忽乃所美非美用捨倒置君子去之在其朝者皆小人耳故不見都美之賢人惟見狂人也○世稱美好之人為子都孟子所稱子都以貌之美此詩所稱子都以德之美猶美人之名或稱美貌或稱美徳詩彼姝者子兩出一為賢者一為女子也若以此子都為美貌則與狂且意

義不貫鄭氏以狂為醜其說牽彊此詩子都子充皆指賢人耳都美好也充充實也非有人名子都子充也○或謂山隰有草木喻國之有人材耳不必彊為分別此說非也凡詩言山隰有草木其草木皆相類故不必分別此詩以扶蘇對荷華以喬松對游龍皆不相類荷名華也扶蘇小木不知其為何木其名不顯其木可知是荷華與扶蘇非類也松名木也其材可為棟梁以喬言之則又高竦而挺持龍凡草也又

以游言之則枝葉放縱與喬木亦非類也周子以蓮有君子之德夫子稱松有後凋之操晉人稱和嶠為千尺松皆以荷松喻賢豈扶蘇游龍輩所可同日語哉時人比竝言之蓋美惡相形矣

山有喬松王氏曰喬高也隰有游龍箋曰游放縱也○傳曰龍紅草也○釋草曰紅龍古其大者蘬龍音龍○舍人曰紅名龍古○陸璣曰一名馬蓼葉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高丈餘不見子充疏曰充實忠良者乃見狡童今曰狡猶也從子非從亻

山有喬高之松木挺特而秀拔喻特立之君子此美

也隰有放縱之龍草縱橫而亂生喻縱恣之小人此非美也今忽所美非美故不見充實之賢人乃見狡獪之小子也李德裕言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游龍正堪與藤蘿為伍耳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蘀兮蘀音託刺忽也君弱臣彊不倡而和也倡音唱和去聲○曰鄭昭公詩桓莊之間○補傳曰後篇權臣擅命指祭仲此篇亦指祭仲也

此詩小臣願忠於國而力不能自為也後序之言非詩意也

蘀兮蘀兮疏曰七月傳云蘀落也落葉謂之蘀○今曰槁葉未辭柯以風所吹而必落故呼槁葉為蘀也風其吹女音汝叔兮伯兮錢氏曰叔伯謂諸大夫也倡予和女

興也此小臣有憂國之心呼諸大夫而告之言此槁葉在柯風將吹女不能久矣天大風則槁葉無不落喻國有難則大夫皆不安禍將及矣豈可坐視以為無與於己而不相與扶持之乎叔伯諸大夫其亟圖

之汝倡我則我和汝矣謂患無其倡不患無和之者也當時卒無倡之者由忽無忠臣良士也二女字皆呼諸大夫

蘀兮蘀兮風其漂女漂音飄○傳曰漂猶吹也叔兮伯兮倡予要女要音腰○傳曰要成也

成女謂相與成其事也

蘀兮二章章四句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擅音繕○箋曰祭仲

專也○令曰鄭昭公詩桓莊之間

狡童或以為指忽或以為指祭仲春秋書忽乃聖人筆削以示褒貶首序稱忽亦國史所題經聖人之手忽以世子為鄭君其當時國人作詩義不得目為狡童也若指祭仲則祭仲自莊公時已為卿且為莊公取鄧曼而生昭公當昭公即位仲已老矣不應目為童也今考山有扶蘇之詩刺忽所美非美乃見狂且狡童是所用之人非狂即狡此詩正指忽所用之人

耳聖人删詩以垂世教安取目君為狡童乎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餐粲之平

忽所美非美以狡童為賢而信用之不與賢人圖事

賢者憂之不欲斥忽而斥其所用之人也為告忽言

之故指狡童為彼而稱忽為子曰彼狡獪之童少不

更事恃權寵而侮老成故不與我言也彼狡童不足

恤吾惟憂君之故恐為所誤至於不能餐也○舊說

既以狡童指忽又以子為指忽非也彼以指忽之所

用子以稱忽則語意抑揚分明矣彼者薄之之辭子者親之之辭也權臣擅命將有他志惡察察言故但言憂之而不能餐微辭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朱氏曰息安也共食則可以從容謀事耳不能息謂不安息也食息俱廢憂之深也○舊說謂不與食天禄令不從此詩蓋忽之朝猶有賢人在焉而忽不與之謀耳非謂在野之賢也詩記曰賢者於忽懇懇如此而忽不之察焉上下可謂不交矣疏其可親親其可疎

斯其所以亡也

狡童二章章四句

褰裳(褰音愆)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去聲○疏曰忽是莊公世子於禮宜立非詩人所當疾故知狂童恣行謂突也正謂正爭者之是非去突而定忽)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曰鄭昭公初立詩桓王時)

鄭人始作犨兮望大夫相與扶持之既無其人則又作褰裳望大國之見正蓋惓惓於忽也說者多以狂童指忽非也忽以世子嗣位其立也正國人憂之至

於不能餐其情可見此詩及有女同車皆欲求援大國以扶植之也王道既微小國無所控愬往往思方伯之拯己霸圖能無興乎是可以觀世變矣

子惠思我今曰惠言思惠我也褰裳涉溱釋文曰褰摳也摳挈也摳恪侯反○釋文曰溱水名出鄭字作潧○補傳曰洧溱未必褰裳可涉詩人此言欲其急於拯亂耳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沮之平○朱氏曰且語助辭也

突以庶奪嫡忽位已定而篡之國人無如之何故思大國正其孰為當立孰為不當立子斥大國之人也

大國有以恩惠而念我鄭國之亂欲來為我討正之者非道遠而難至但褰揭其裳涉溱水則至矣子不我思則豈無他國思我者乎何為皆不來也望大國之正已其情甚切不主一國也所以告急者突乃狂童以庶奪嫡其狂已甚也○舊說謂爾不我思則當有他國思我者如此則自為悠緩之辭非告急之意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音委○傳曰洧水名○李氏曰說文云洧出頴川陽城山東南入頴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箋曰他士猶他人也狂童之狂也且

褰裳二章章五句

丰（音峰）刺亂也昏姻之道缺（箋曰謂嫁取之禮）陽倡而陰不和（倡音唱和去聲）男行而女不隨（曰貽公詩桓莊之間。疏曰丰東門之墠風雨子衿直云刺亂世耳或當突篡之時或當忽入之後其時難知要之是忽為主亦宜繫忽皆貽公詩）

忽初立在桓王時復立在莊王時扶蘇擇兮狡童丰東門之墠風雨子衿揚之水詩不明何時作則疑而附之桓莊之間疏指山有扶蘇至狡童為忽後立時事唯丰以下其時難知要之八詩一體皆難定其時

也

子之丰兮傳曰丰豐滿也俟我乎巷兮傳曰巷門外也。疏曰門外之道也悔予不送兮

此詩述婦人之辭也男子親迎女有他志而不從其後復思親迎之人謂子之面貌丰丰然豐滿出門而待我於門外之巷悔我當時不送是子而去也

子之昌兮傳曰昌盛壯貌俟我乎堂兮疏曰士昏禮主人揖賓入于廟主人升堂西面賓升堂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是則士禮受于廟堂庶人雖無廟堂亦受女于寢堂悔

予不將兮箋曰將送也

衣錦褧衣上衣皆如字褧傾之上字亦作絅○解見衛碩人裳錦褧裳箋曰庶人之妻嫁服也叔兮伯兮駕予與行今曰行出適也解見鄘蝃蝀

女失其配耦悔前不行自說衣服之備望夫更來迎己言己衣用錦為之其上加褧衣裳用錦為之其上加褧裳衣裳備足可以行嫁乃呼迎者之字云叔兮伯兮若復駕車而來我則與之行矣

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葛覃傳曰婦人謂嫁曰歸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墠音善禪之上濁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曰貽公詩桓莊之間

丰東門之墠溱洧三詩皆以鄭亂之故而男女不正故皆曰刺亂也出其東門言閔亂亦此意

東門之墠傳曰城東門也○今曰東門鄭要會之地隱公四年左傳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疏曰墠除地去草也封土為壇除地為墠

茹藘在阪茹藘音如閭阪音反○曰茹藘者蒨草也蒨韻亦作茜○釋草曰茹藘茅蒐○李巡曰一名茜可以染絳○疏曰阪陀不平而可種者名阪其

室則邇其人甚遠

東門有墠其墠之外有阪茹藘之草生焉此男子所居之處也女欲奔之而未遂故言其室則近不難至也其人甚遠未得就之也

東門之栗疏曰栗樹生於路上有踐家室伐柯傳曰踐行列貌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女欲奔而未得望男之就己也

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曰眙公詩桓莊之間

鄭公子之亂時事反覆士之怵於利害隨勢變遷失其常度者多矣故詩人思見君子焉

風雨淒淒音妻○曰淒淒寒涼之意考見邶綠衣雞鳴喈喈音皆○葛覃傳曰喈喈和聲之遠聞既見君子云胡不夷今曰傳以夷為悅心悅則夷平憂則鬱結也

興也風雨淒淒然寒涼雞猶守時而鳴喈喈然其聲之和興君子雖居亂世不變改其節度我得見此人則我心豈不坦然而平夷哉感當時無此人思而不

得見之辭也

風雨瀟瀟傳曰瀟瀟暴疾也。朱氏曰風雨聲雞鳴膠膠錢氏曰膠膠聲擾擾是雜之意今曰膠膠雜也謂羣雞之聲也既見君子云胡不瘳也音抽。傳曰瘳愈病之瘳愈也。李氏曰言如

風雨如晦傳曰晦昏也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晝而如晦風雨之甚而雞晝鳴不已也

風雨三章章四句

子衿音今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曰昭公詩桓莊之間

學校興者治之象也學校廢者亂之證也

青青子衿傳曰衿領也○疏曰襟交領也衿與襟音義同悠悠我心程子曰悠悠我心賢者悲傷當時如此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鄭以國亂學校不修生徒解散賢者憂之言汝學子服青青之衿領宜會聚於學校以講習今散而何所之乎使我心悠悠然深長思之縱我不往見汝汝寧不繼聲以問我乎言此者以學校廢而朋徒解散不相聞知見時之亂也非要其來見而責望之也

青青子佩傳曰佩玉也士佩瓀珉而青組綬瓀音軟○疏曰玉藻士佩瓀玫而緼組綬此云青組綬者蓋毛讀禮記作青字緼音温○今曰玉藻一命緼韍幽衡注云緼赤黃之間色幽音酉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既不繼聲問亦不来訪

挑兮達兮挑音叨又音恌達音撻○朱氏曰挑輕儇跳躍之貌達放恣也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人既廢學乃挑然輕躍達然放恣但好登城上之高闕以候望為樂賢者念之一日不見已如三月之久

況非止一日乎傷時事之至此念朋會之無從也

子衿三章章四句

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曰昭公詩桓莊之間○今曰忽時未死亡終必死亡耳

忽非無臣也臣非忠良雖有之如無之揚之水三篇王風言平王不能令諸侯唐風言晉昭不能制沃此詩言忽不能制權臣皆興微弱也忽能用忠臣良士則轉弱為彊矣

揚之水不流束楚解見王風○曹氏曰此先楚後薪以見臣之愈彊耳終鮮兄弟鮮上聲維予與女音汝無信人之言人實迋女迋徐音姜之去本音狂之上濁○傳曰迋誑也

興也楚本浮物一束之楚本非不可流轉而悠揚之水不能流轉之猶忽之微弱不能號令其臣也昭公兄弟甚衆無與忽同心者故言今兄弟雖多終竟是少謂要其終必不相助雖多猶少也此詩忽兄弟所作故曰維予二人外此無與同心者也兄弟且如此

況他人乎故言無信他人之言他人實欺廷汝耳見無忠臣也曹氏曰按左傳忽突爭國而子儀子亹更立及至莊十四年忽與子儀子亹皆已死而原繁謂厲公曰莊公之子猶有八人不得為鮮○詩記曰無信人之言非教之以不信人言也忽既微弱彊公子復多其臣大抵懷二心而外市僅有一二人實心向之者乃暗於情偽不知所倚故提耳而告之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也曰厲公詩僖王時○疏曰桓十一年左傳云祭仲為公取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生厲公故宋人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是一爭也十五年傳云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知之以告祭仲祭仲殺雍糾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是二爭也十七年傳云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己也弑昭公而立公子亹是三爭也十八年傳云齊侯師于首止子亹會之高渠彌相七月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服虔云鄭子昭公弟子儀也是四爭也莊十四年傳云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舍之六月傅瑕殺鄭子而納厲

公是五爭也忽亦再為鄭君前以太子嗣立不為爭篡故唯數後為五爭也雍平聲女尼據反亹音尾轘音患

此詩與中谷有蓷皆以世亂之故而男女不相保故序皆以閔傷言之

出其東門東門解見東門之墠有女如雲傳曰如雲衆多也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縞音杲綦音其○傳曰縞衣白色綦巾蒼艾色○疏曰縞細繒也戰國策云彊弩之末不能穿魯縞然則縞是薄繒不染故色白也綦綦者青色之小別艾謂青而微白為艾草之色箋云綦文亦以為青色但巾上為此蒼文非全用蒼色為巾也與毛異聊樂我員樂音洛員音云○園有桃箋曰聊且略之辭○疏曰云員古今字助語辭也

鄭國之亂男女相棄有出其東門見婦人之見棄者其多如雲雖如雲之多皆非我思慮所存也我心所存在於服白縞之衣綦文之巾者是我之室且得相樂幸不相棄足矣何暇閔憐他人之室家乎此感時之亂自顧其室家亦恐不能相保也縞衣綦巾稱其妻猶云荆釵布裙也

出其闉闍二字音因都。傳曰闉曲城也闍城臺也。疏曰闉是門外之城即今之門外曲城是也闍是城上之臺謂當門臺也有女如荼音徒。曰此荼茅草秀出之穗也。疏曰鄭於地官掌荼

注及既夕注與此箋皆云荼茅秀然則此言如荼乃是茅草秀出之穗非苦菜及委葉二種荼草也茅之秀者其穗色白言女皆喪服色如荼然吳語說吳王夫差於黃池之會陳兵以脅晉萬人為方陳皆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韋昭云荼茅秀亦以白色為如荼與此傳意同女見棄所以喪服者王肅云見棄又遭兵革之禍故皆喪服也矰音曾短矢也○三荼考見邶谷風

雖則如荼匪我思且音徂○釋文曰爾雅云存也舊子徐反

縞衣茹藘音如閭○傳曰茹藘茅蒐之染女服也○解見東門之墠

聊可與娛傳曰娛樂也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野有蔓草蔓音萬

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

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曰厲公詩僖王時

思遇時者厭亂而思治也不期而會非詩意

野有蔓草傳曰蔓延也　零露漙兮漙音團。傳曰漙漙然盛多也有美一人

清揚婉兮清揚考見鄘君子偕老　邂逅相遇邂逅音械候。陳氏曰綢繆詩言昏姻云見此邂逅邂逅正謂昏姻非淫奔也。今曰邂逅謂其議速成猶迨其今兮之意令人言事之速者云邂逅而

成　適我願兮今曰適意適興皆快適之意

興也野有蔓延之草者由天零落其露漙漙然盛多

以潤澤之興國有蕃庶之民者由君下恩澤以養育

之謂民免兵革之禍男女及時也有美好之女其目清明其眉揚起婉然而美者使昏姻之議邂逅而成則適我之願也遭時之亂昏姻之道若顧之而不可得之辭也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音穰○朱氏曰瀼瀼露多貌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傳曰臧善也與子偕臧猶言各得其所欲也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溱洧音臻委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曰厲公詩傳王時○王氏曰羞惡之心莫不有之而其為至於此者豈其人性之固然哉兵革不息男女相棄而無所從歸也是以至於如此然則民之失性也為可哀君之失道也為可刺鄭衛多淫詩衛由上之化鄭由時之亂也漢地理志皆以為風土之習固然若是則教化為虛言而二南之義誣矣

溱與洧傳曰鄭兩水名○解見褰裳○前漢地理志鄭地右雒左泲食溱洧焉土陿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亟音器方渙渙兮渙音喚○傳曰渙渙春水盛也○箋曰冰已釋水則渙渙

然。李氏曰說文云渙流散也蓋春冰解釋而流散也韓詩注云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往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蕳草以祓除不祥士與女方秉蕳兮蕳音艱。傳曰蕳蘭也。陸璣曰香草也楚辭紉秋蘭以為佩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音徂徐音沮之平釋文曰且往也且往觀乎洧之外且如字洵訏且樂洵音荀訏音吁樂音洛。箋曰洵信也。傳曰訏大也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芍音杓。傳曰芍藥香草。陸璣曰今藥草芍藥無香氣未審今何草。詩記曰即今之芍藥陸璣必指以他物蓋泥毛公香草之言欲求香於柯葉置其花而不論爾

鄭國之俗以上巳出游溱洧之上男女雜沓今以淫

風既行有因出游而相挑誘者言溱洧之間春冰既泮方渙渙然流散有士與女適野游行秉執蕑草女謂士曰盍往觀乎邀其偕行也士曰既以觀矣未從之也女又勸男云且復更往觀乎洧水之外聞其土信訏大而可樂士於是從之因相與戲謔又以芍藥香草為贈所以結恩情之厚也

溱與洧瀏其清矣瀏音留○傳曰瀏深貌○說文曰流清也士與女殷其盈矣傳曰殷衆也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

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今曰將相將也方且也猶將安將樂之將贈之以芍藥

鄭衛皆淫聲孔子獨先於鄭今鄭之淫詩顧少於衛何也詩之見在者孔子所存以為世戒也聖筆所刪多矣言鄭聲淫者舉其大體言之不繫今詩之多寡不必盡黜國史所題例目之為男女之詩以求合於鄭聲淫之說也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詩緝卷八

詩緝卷九

宋 嚴粲 撰

齊 國風

譜曰齊者古少皥之世爽鳩氏之墟周武王伐紂封太師呂望於齊是謂齊太公都營丘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於周懿王使烹焉齊之變風始作○疏曰漢書地理志云齊郡臨淄縣師尚父所封也臣瓚按臨淄即營丘也今齊之城内有丘即營丘也淄水過其南及東以丘臨水謂之臨淄齊世家云太公卒子丁公伋立卒子乙公得立卒子癸公慈母立卒子哀公不辰立是為五世○程子曰君臣上下之分失則人倫亂

人倫廢則入於禽獸身為禽獸之行其風可知故次以齊

政令僅行於郊畿而畿內之鄭亦自為列國則王室之微甚矣於是乎齊始霸故王鄭之後次以齊也子夏言鄭音好濫淫志衛音趨數煩志趨數音促速齊音敖辟喬志敖辟喬音傲僻驕皆淫於色而害於德齊亦二南之變也

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疏曰哀公不辰癸公慈母子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也曰齊哀公詩懿王時

變風自懿王始豳前此矣其始懿何也君臣相疑則幾於變矣成王悟而周公歸於是乎有雅頌制作之盛而變風之跡泯矣由懿以降變而不復正也宣號興復無能改於風之變也齊哀之荒淫罪也受譖而烹之非政也上下交失變之始也此詩直刺荒淫序言思賢妃者詩人言外之意也

雞鳴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朝音潮　匪雞則鳴蒼蠅之聲曹氏曰哀公以雞鳴為蒼蠅之聲

古者太師奏雞鳴則君當起今雞已鳴矣會集於朝中者已盈滿矣哀公乃謂此非雞之鳴是蒼蠅之聲耳雞鳴與蠅聲不相類見荒淫昏亂也哀公無夜氣之存矣○舊說以為古之賢妃警其夫欲令早起誤以蠅聲為雞聲蠅以天將明乃飛而有聲雞未明之前無蠅聲也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傳曰昌盛也　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曹氏曰哀公以東方明為月出之光

蟲飛薨薨音轟○朱氏曰薨薨羣飛聲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傳曰會會於朝也無庶予子憎令曰無庶猶庶無古人辭急倒用也予子吾子也稱其所昵也愛而稱之之辭也秦風婦愛其夫稱予美大雅商人愛武王稱予侯

羽蟲羣飛之聲薨薨然天既曉而哀公起已晏矣猶語其所昵曰吾方甘與子卧而同夢迫於視朝而起吾會朝即歸庶無為吾子所憎也此兒女昵昵恩怨爾汝之辭持被入直刺刺顧婢子語之情狀也刺音辣語聲也聖人刪詩著此以見閨門淫昵之私無隱不顯也

為戒深矣

雞鳴三章章四句

還（音旋）刺荒也（曹氏曰書云外作禽荒孟子云從獸無厭謂之荒則荒者謂以田獵而荒棄政事也）哀公好田獵（好去聲）從禽獸而無厭（去平二音）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好如字曰齊哀公詩懿王時）齊雍容文雅之俗也一旦遷染愈下獵者旁午於道畢事而歸猶意氣勃勃而不自知其非也習俗之陷

溺如此哉故曰上之所好惡不可不謹也

子之還兮傳曰還便捷之貌○曹氏曰謂馳逐之便捷遭我乎峱之閒兮峱音猱乃刀切○傳曰峱山名○曹氏曰在齊之郊並驅從兩肩兮傳曰從逐也獸三歲曰肩肩亦作豜○疏曰大司馬云大獸公之七月云獻豜于公則肩是大獸故言三歲也揖我謂我儇兮儇音喧許全反○傳曰儇利也○箋曰譽之者以報前言還也○疏曰言其便利馳逐○今曰荀子云鄉曲之儇子

國人好田成俗俱出田獵而相從既歸而相謂曰以子之便捷還然向來遭我於峱山之閒我與子並行

驅馬從逐兩獸子乃揖我謂我甚儇利也以子之能尚且見推此自矜於其黨以氣陵之之辭也

子之茂兮傳曰茂美也○曹氏曰謂才藝之茂美也遭我乎峱之道兮竝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

子之昌兮錢氏曰昌盛壯也遭我乎峱之陽兮朱氏曰山南曰陽竝驅從兩狼兮釋獸曰狼牡獾牝狼其子獥絶有力迅獾音歡獥音叫○舍人曰狼牡名獾牝名狼其子名獥絶有力者名迅○說文曰狼似犬銳頭白頰高前廣後○陸璣曰其鳴能小能大善為小兒啼聲以誘人其猛健者去之數十步揖我謂我臧兮傳曰臧善也○詩記曰齊以游雖善用兵者不能免也

吹成俗詩人載其馳驅而相遇也意氣飛動鬱鬱見於眉睫之間染其神者深矣夫豈一朝一夕所能反哉

還三章章四句

著音除又音住刺時也時不親迎也迎去聲○曰齊哀公詩懿王時

禮唯天子不親迎使三公迎后魯哀公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是諸侯以下皆當親迎也當時皆不親迎此詩言卿大夫士之事舉其中以明上下也

俟我於著乎而傳曰俟待也門屏之間曰著○釋宮曰門屏之間謂之宁○疏曰孫炎云門内屏外人君視朝所宁立處也著與宁音義同充耳以素乎而疏曰塞耳也即所謂瑱也懸當耳故謂之塞耳以素絲為紞也紞懸瑱之繩也紞用雜綵線織之天子諸侯五色臣三色素色分明目所先見故先言之瑱天之去聲紞音膽尚之以瓊華乎而朱氏曰尚加也○張子曰充耳非一物先以纊塞後以瓊華加之○傳曰瓊華美石士之服也○箋曰瓊華石色似瓊也○瓊觧見衛木瓜○疏曰瓊玉之美名華光華也君以玉為瑱臣則不可

設為嫁者之辭言其夫待我於夫家門屏之間見其充耳以素絲為紞也其紞之末加以美石如瓊之華

謂瑱也服此服飾而止俟我於其家門屏之間而揖往婦家之禮不行矣是不親迎也○此詩總言卿大夫士也於著於庭於堂止是待有先後耳毛以為一章述士二章述卿大夫三章述人君今從鄭義詩記曰前漢地理志載齊之風俗曰俟我於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體也雖非此篇意之所主然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皆學者所當觀也詩可以觀其此類歟○補傳曰齊人廢親迎之禮安然舒緩俟我於其家門屏之間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箋曰青紞之青尚之以瓊瑩乎

而瑩音榮○今曰瓊瑩者美石如瓊之瑩也瑩鮮絜也鄭氏云玉色似瓊似瑩非也○曹氏曰英華瑩皆光采也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箋曰黃紞之黃尚之以瓊英乎而箋曰瓊英猶瓊華也○詩記曰昏禮壻往婦家親迎既奠鴈御輪壻乃先歸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齊人既不親迎故但行婦至壻家之禮俟我於著乎而此昏禮所謂壻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之時也俟我于庭乎而庭在大門之內寢門之外此昏禮所謂及寢門揖入之時也俟我於堂乎而升階而後至堂此昏禮所謂升自西階之時也壻道婦入故於著於庭於堂每節皆俟之也

著三章章三句

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曰齊哀公詩懿王時

衰謂政衰民散淫風肆行而無忌也

東方之日兮傳曰日出東方人君明盛無不照察也彼姝者子姝音樞○箋曰姝美也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朱氏曰履隨也○今曰履訓踐踐其跡而從之故為隨也○箋曰即就也

興也君猶日也君道明盛則如日出東方無不照察今有姝美之女子來在我之室既在我之室隨我而

相就是君道之昏也言我者詩人指淫夫非自我也

東方之月兮曹氏曰月終媿于東彼姝者子在我闥兮闥音撻○傳曰闥門內在我闥兮履我發兮傳曰發行也○朱氏曰躡我行去也

臣猶月也月生於西則其明未盛月出東方亦望後明盛之時也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詩記曰此一語贅葢見詩中有自公令之之文而妄附益之耳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挈憩之反○箋

曰挈壺氏掌漏刻者夏官序云挈壺氏下士六人○曰齊哀公詩懿王時

此詩主刺哀公非刺挈壺氏也李氏曰觀人之政者見其一失則逆料其餘也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倒音島顛之倒之自公召之箋曰自從也

羣臣之朝辨色始入今東方猶未明自可徐徐入朝而羣臣促遽至乃顛倒其衣裳者由朝人從君所來而召之是興居無節號令不時也

東方未晞音希○傳曰晞明之始升○疏曰晞是日之光氣湛露匪陽不晞謂見日之光而物乾燥

葭白露未晞亦為乾義此言東方未明無取於乾故言明之始升令曰日氣所乾為晞未晞未有日之乾氣則日未出也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之令去聲○朱氏曰令猶召之也

折柳樊圃傳曰柳柔脆之木樊藩也圃菜園也折柳以為藩園無益於禁也狂夫瞿瞿音句○傳曰瞿瞿無守之貌○朱氏曰瞿瞿驚顧之貌○曹氏曰瞿瞿左右視也○令曰蟋蟀瞿瞿言良士則驚懼之謂也此詩瞿瞿言狂夫則驚愕之謂也西漢吳王濞傳膠西王瞿然駭師古云瞿然無守之貌又檀弓曾子聞之瞿然不能辰夜傳曰辰時也不夙則莫音慕

哀公興居無節詩人歸咎於司漏者以諷之謂柳柔脆之木折之以藩籬其菜園豈足恃以為內外之限

亦猶瞿瞿然無守之狂夫不能時節其夜之早晚不失之早則失之晚豈足恃以司晝夜之節然非專挈壺氏之罪也所以使之至此者誰歟杜蕢酌而飲師曠李調蕢音快乃所以規晉平也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南山刺襄公也疏曰襄公諸兒僖公祿甫子鳥獸之行去聲淫乎其妹箋曰襄公之妹魯桓公夫人文姜也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曰齊襄公詩莊王時

大夫去國其心葢有大不得已者襄公之惡不可道

矣齊之臣子難言之故此詩不斥其君之惡而唯歸咎於魯桓與敝笱意同後序以雄狐為指齊襄故云鳥獸之行非也

南山崔崔 崔之平子雖反韻作唯〇傳曰齊南山也崔崔高大也 雄狐綏綏 解見衛有狐 魯道有蕩 唐之上溷〇傳曰蕩平易也 齊子由歸 傳曰齊子文姜也〇箋曰婦人謂嫁曰歸 既曰歸止曷又懷止 傳曰懷思也

興也魯為望國而在齊之南故指南山以言魯謂南山崔崔然高大有雄狐綏綏然遲疑而求其匹喻魯

桓公求昏於齊也咎其後之不能制而鄙之之辭猶氓詩怨其夫之見棄則述其初來誘己以氓之蚩蚩言之也爾魯桓既求匹於我我齊國遂以文姜嫁之適魯之道蕩然平易衆所觀瞻齊子文姜由此道而嫁歸於魯也既嫁歸於魯矣何為又思齊乎是魯桓不能制之而使至於此也猶敝笱惡魯桓不能防閑之意葢齊人不欲斥言其君之惡而歸咎於魯之辭也辭雖歸咎於魯所以刺襄公者深矣○説者多以

前二章刺齊襄後二章刺魯桓後二章皆言取妻其為刺魯桓明矣但以前二章為刺齊襄而後二章方刺魯桓上下章辭意不貫兼齊人以雄狐目其君於義有害今解一章以雄狐喻魯桓之求匹二章以屨緌喻魯桓之得耦三章四章以蓺麻析薪喻魯桓以正禮取文姜上下章辭意乃歸一齊人不當以雄狐目其君以目魯君則無嫌也

葛屨五兩屨音句兩音亮○今曰天官屨人注複下曰舄禪下曰屨士冠禮云夏葛屨冬皮屨禪音

丹○曹氏曰屨人辯外内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注云有繶屨黄屨白屨黒屨散屨謂去飾也所謂五兩者繶黄白黒散也

冠緌雙止緌如誰反○說文曰緌纓也

魯道有蕩齊子庸止傳曰庸用也○朱氏曰用此道而嫁於魯

既曰庸止曷又從止朱氏曰從相從也

葛屨賤而在下五兩每兩二隻言屨之有匹也冠之纓緌貴而在上雙止言屨之有匹也屨與履為兩緌與緌為雙喻貴賤各有匹偶魯桓取文姜是匹敵矣何為不能制之而使從齊襄乎此則非其偶矣

蓺麻如之何傳曰蓺樹也

衡從其畝衡從音横蹤○曹氏曰齊民要術云種麻得良

田耕不厭熟縱横七遍以上則麻生無莱衡從其畝盖古法也取妻自納采以至親迎必待六禮備而後成昏夫豈苟哉故必告父母而以蓺麻為喻也取妻如之何取音娶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鞠音菊○傳曰鞠窮也

欲樹麻者如之何必縱横耕治其田畝然後可以得麻欲取妻者如之何必先告於父母然後可以得妻言其事隆重而不苟合也今魯桓公之取文姜也既告而成禮矣曷為不能禁止而使之窮極其惡以至此也納之不正則容有不敢制者今魯侯既以正禮

納文姜何謂不能裁制之也○考之左傳惠公生桓公而甍桓公母仲子亦以隱二年甍桓公三年文姜乃歸魯是桓公取妻之時無父母矣此言告父母謂正禮取之耳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傳曰克能也○曹氏曰析薪者斷取於彼以供我爨事既析則於本根不可復合取妻者取他姓之女以供我中饋既嫁則於父母兄弟日遠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析薪者必用斧亦猶取妻者必用媒文姜之惡極矣

何為使之至於此極也

南山四章章六句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曰齊襄公詩莊王時）

禮義非為求功修德非為求諸侯後序為襄公言之耳

無田甫田（上田音佃下田如字○傳曰甫大也○疏曰無田之田墾耕也甫田之田土地也）維莠驕驕（莠音酉○曰莠草似苗也解見大田○朱氏曰驕驕茂盛也○今曰驕驕桀桀皆言人力不足

芟夷不及見其蔓延長茂無如之何如有驕縱桀傲之狀無思遠人補傳曰遠人諸侯也勞心忉忉音刀○傳曰忉忉憂勞也比也毛氏以為興今從朱氏言人無得耕治大田耕大田而力不給則莠草茂盛有驕傲之狀矣公無得思遠人思遠人而不至則勞心忉忉然憂勞矣甫田非不可耕遠人非不可致今言無田無思者葢言襄公求之者非其道耳若謂以若所為求若所欲則必不可得徒勞其心也非謂甫田不可田遠人不可思也思遠人

謂求諸侯也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音許○傳曰桀桀猶驕驕也無思遠人勞心怛怛旦末反○傳曰怛怛猶忉忉也

婉兮孌兮傳曰婉孌少好貌總角丱兮丱音慣○傳曰總角聚兩髦也丱幼穉也○疏曰內則云男女未冠笄者總角衿纓其總聚其髦以為兩角也衿琴之去衿猶結也○朱氏曰丱總角貌○今曰言兩角如丱字之形未幾見兮幾上聲突而弁兮突乇之入從韻○釋文曰凡卒相見謂之突○錢氏曰忽見也○傳曰弁冠也○箋曰加冠謂成人也○疏曰周禮掌冠冕者其職謂之弁師則弁者冠之大號

有童子婉孌然少好總聚其髮以為兩角如丱字之形未及幾次見之突然已加冠弁猶襄公躐等而躁求也闕黨童子將命孔子曰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甫田三章章四句

盧令音零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好去聲○疏曰畢以掩兎網小而柄長形如畢星○弋解見鄭女曰雞鳴○曹氏曰言田獵以及畢弋則巨細俱舉矣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或為人害故包羲氏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本以為人除害而已後世因以寄軍政焉包音庖而不修民

事百姓苦之陳古以風焉 風音諷○曰齊襄公詩莊王時

盧令令 傳曰盧田犬也令令纓環聲○疏曰戰國策云韓國盧天下之駿犬也東郭逡海內之狡兔也韓盧逐東郭逡山三越岡五兔極於前犬疲於後俱為田父之所獲是盧為田犬也環在犬之頷下如人之冠纓也

其人美且仁

言古之田獵者其盧犬頷下有環為聲令令然以令令形容其環聲若親聞而喜之有聞車馬之音欣欣喜色之意非喜其田犬也以其人之有美德而且有仁恩也猶曰人好烏亦好也襄公之為人不可道矣

國人素薄之見其田獵而陳古以風謂古之田獵者若而人令之田獵者若而人田犬猶古也其人則非矣其人之辭雖指古人其意乃評品襄公之為人而深鄙惡之謂其為何等人也

盧重環重平聲○傳曰重環子母環也○疏曰謂大環貫一小環也其人美且鬈音權○傳曰鬈好貌○朱氏曰鬢鬢好貌

盧重鋂音梅○傳曰一環貫二也○疏曰一大環貫二小環也其人美且偲音猜○傳曰偲才也

盧令三章章二句

敝笱音苟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焉曰齊桓公詩莊王時○補傳曰文姜之事齊魯之醜均也

南山敝笱意同皆歸咎於魯桓齊臣子之情也此詩魯桓身後所作故首序直言刺文姜也按春秋文姜以桓二年歸魯中間無如齊之事至十八年桓公會齊侯于濼音剥又音洛遂與文姜如齊齊侯通於文姜使彭生殺桓公于車詩人刺不能防閑正謂此也今詩

言齊子歸止其從如雲不言桓公同往是指桓公身後文姜獨如齊之事自莊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音酌以後不絶書莊二年會禚四年享齊侯于祝丘五年如齊師七年會防又會穀

敝笱在梁笱梁皆解見邶谷風其魚魴鰥毛音關鄭音昆○魴解見陳衡門令曰傳以鰥為大魚葢據孔叢子之説衛人釣於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遂以魴鰥及鱮皆為大魚箋以魴鰥魚之易制者葢以魴本中魚與盈車之鰥小大相遠遂以鰥為魚子諸家或從毛或從鄭令魴鱮皆中魚則鰥亦中魚也衛人所釣鰥魚偶得大者以為大而詑之此詩配魴鱮言之則不必便是其大盈車者入笱中者必非大魚齊子歸止其從如雲從去聲○傳曰言盛也

興也笱能制魚則魚入而不復可出今以敝笱施於魚梁其中有魴鰥之魚由笱之敝敗不能制之則入而復出喻魯桓微弱不能防制文姜故旣嫁而復歸也此詩作於魯桓身後追咎前事也齊子文姜反歸於齊其從之者如雲之盛無復愧恥忌憚也

敝笱在梁其魚魴鱮音序徐之上濁○曰鱮鰱也○今曰疏引陸璣云鱮似魴厚而頭大魚之不美者故里語云網魚得鱮不如啗茹其頭尤大而肥者徐州人謂之鰱或謂之鱅然今鰱鱅又相似而小別鰱頭小鱅頭大也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如雨點之多言從之者衆猶衆多如雨也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上聲○傳曰唯唯出入不制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一魚或出或入而衆魚隨之唯然順從無復限制也

如水言從之者順猶孟子言民歸之如水之就下也

敝笱三章章四句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曰齊襄公詩莊王時

載驅薄薄音朴○傳曰薄薄疾驅聲也簟茀朱鞹茀音弗鞹苦郭反○傳曰簟方文席車之蔽曰茀○疏曰用竹爲席其文必方鞹革也獸皮治去毛曰革以革鞹車也鞹音霸魯道有蕩唐之齊子發夕蘇氏曰夕上濁發於魯

言有疾驅其車之聲薄薄然以竹簟爲車之茀蔽又有朱色之皮革以鞹車之前後者乃魯之道路蕩然平易而齊子文姜以夕時發於魯而來齊也其來何爲耶不必言及襄公而襄公之惡自見矣車聲之疾駭羣聽也車飾之美繫衆觀也道路坦夷非隱處也

無恥甚也○舊說上二句言襄公下二句言文姜一章四句之內分作二人辭意斷續碩人說衛侯夫人云翟茀以朝孔氏於彼疏云婦人乘車不露見車之前後設障以自隱蔽謂之茀則婦人之車亦言茀矣今以四句竝言文姜文意方貫

四驪濟濟驪音離濟濟之上○朱氏曰驪馬黑色也○曹氏曰所謂鐵驪也○傳曰濟濟美貌垂轡濔濔泥之上○傳曰濔濔衆也○錢氏曰濔濔轡柔貌魯道有蕩齊子豈弟豈音凱○傳曰豈樂也弟易也

文姜車儦四馬皆是鐵驪之色濟濟然而美其六轡之垂者瀰瀰然而衆樂易安舒恬然無慚恥之色也

汶水湯湯汶音問湯音商○曹氏曰汶水有二許氏以為出琅邪朱虛縣東泰山東至安丘入濰桑欽以為出泰山萊蕪縣西南入濟班孟堅兩存其説閔子騫曰則吾必在汶上矣説者主桑欽義以為在齊南魯北在汶上者欲如齊也按琅邪泰山二郡皆齊地所有則汶水在齊境矣○傳曰湯湯大貌行人彭彭音邦○傳曰彭彭多貌○今曰經中彭彭字唯此詩音邦多也自餘皆無音竝如字音棚俗併讀如邦誤矣魯道有蕩齊子翺翔傳曰翺翔猶彷徉也彷徉音旁羊

汶水在齊境自魯至齊必渡汶水言汶水湯湯然大

其處行人彭彭然多文姜自魯渡汶水而來其道路蕩然平易衆庶往來觀瞻所繫而文姜翺翔彷徉無恥甚矣○舊說謂汶水之上蓋有都焉襄公與文姜所會蓋旣以疾驅爲襄公則道間必有所會之地以意增之曰蓋有都焉其辭疑矣考春秋姜氏會齊侯之地禚也祝丘也防也穀也無會汶之事禚音酌

汶水滔滔音叨○傳曰滔滔流貌行人儦儦音標○傳曰儦儦衆貌魯道有蕩齊子遊遨朱子曰猶翺翔也

載驅四章章四句

猗嗟猗音伊刺魯莊公也疏曰魯莊公同桓公允子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子焉齊襄公詩莊王時○陳氏曰趙氏春秋云或曰子何以制母乎曰夫死從子通乎其下況國君乎君者人神之主也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馭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威命之不行而誠敬之不至也

文姜之事齊襄大惡也南山既歸咎於魯桓敝笱又刺魯桓不能防閑其妻猗嗟又刺魯莊不能防閑其

母皆歸咎於他人葢不忍斥言其君之惡者齊臣子之情也

猗嗟昌兮傳曰猗嗟歎辭○疏曰傷歎之聲○錢氏曰昌盛壯也頎而長兮頎音祁○傳曰頎長貌抑若揚兮錢氏曰若猶而也美目揚兮錢氏曰揚起也言目俊巧趨蹌兮蹌音鏘○疏曰曲禮注云行而張足曰趨則趨疾行也○傳曰蹌巧趨貌射則臧兮箋曰臧善也

齊人傷歎此莊公之貌甚昌而盛壯矣又頎然修長矣抑而揚言進退高下不失其宜也又美目揚起矣

又巧為趨步而蹌然矣又射則臧善矣威儀技藝本是可美之事而傷歎言之有所不滿何也若曰莊公威儀技藝之美無一欠闕所可惜者葢有在矣文姜之事葢難言之首章微寓其意於猗嗟之辭而未遽言之也

猗嗟名兮朱氏曰名猶稱也美目清兮朱氏曰目清明也○錢氏曰言精神不昏也儀既成兮王氏曰成猶備也終日射侯射音石餘如字不出正兮正音征○

箋曰正所以射於侯中者天子五正諸侯三正大夫二正士一正外皆居其侯中三分之一焉○疏曰正者侯

中所射之處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畫正正大如鵠三分侯廣而正居一焉侯身長一丈八尺者正方六尺侯身一丈四尺者正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身一丈者正方三尺三寸少半寸正以綵畫為之射人有五正三正二正畫五正之侯者中朱次白次蒼次黄玄居外三正者損玄黄二正者去白蒼而畫以朱綠其外之廣皆居侯中三分之一鄭言中三尺是中央之綵方二尺以外準其采之多少正之廣狹均布之以至於外畔也正與鵠大小同矣鵠乃用皮謂之正者正者正也亦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為正正鳥之捷黠者射之難中以中為俊故射取名焉大射射鵠賓射射正此言不出正兮據賓射為文也

展我甥兮

箋曰展誠也姊妹之子曰甥

又傷歎莊公名稱之美目視之清明威儀之成備當

賓射之時終日射所張之侯不出於侯中之正展誠也為我齊侯之甥又言其為齊侯之子故此說為拒外議之辭譏之深矣

猗嗟孌兮傳曰孌壯好貌清揚婉兮朱氏曰清目之美揚眉之美○考見鄘君子偕老舞則選兮選去聲○箋曰選者謂於倫等最上○今曰選猶精也射則貫兮今曰貫穿也如貫革之射善射者中物而有力故能貫之射不穿札言不善射也舊以貫為中與上章重復矣四矢反兮箋曰反復也以禦亂兮詩記曰此詩嗟歎再三而莊公所大闕者不言可見矣

又傷歎莊公孌然壯好其目清明而其眉揚起婉然

而好舞則甚精射則穿貫其革每射四矢皆復其故處射藝之精如此尚足以禦禍亂乃不能防閑其母乎莊公弓矢之精觀其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則可見矣始槩言其射之臧下乃詳言其所以為臧不出正兮言其中也射則貫兮言其中而有力也四矢反兮言其再射又中前處也三者所以為臧也○變風之體意在言外有全篇首尾皆託之他辭乍讀之茫然不覺所謂但中間冷下一二語自然使人默會如

此詩極言其人容貌威儀技藝之美而以歎息之辭發之是其人所不足者必有在於容貌威儀技藝之外矣方此時採得於齊未有序説不知所刺何人所言何事中間有展我甥兮一句只一甥字便見得是刺魯莊公只一展字便見得是人以魯莊為齊侯之子詩人設為諱護之辭以譏之讀者既黙會其意乃再諷詠之方見得自猗嗟而下句句稱美處節節是歎息不滿處辭不急迫而意深切矣

猗嗟三章章六句

詩緝卷九